

從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看《三國演義》 的成書年代及版本演化（下篇）

李定遠

《三國演義》版本演化研究概況

《三國演義》在正統至景泰年間成書後，其發展究竟是怎樣的？鄭振鐸1929年發表的〈《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一文，主張《三國演義》為羅貫中於元末明初所撰，嘉靖壬午本為其最早刊本，並代表羅氏原本。以後出現的多個版本皆為傳本，內容與原本並無殊異，惟多了周靜軒詩及批評，以及易原本的二十四卷為十二卷、二十卷或一百二十回，與原本的面目略有不同。⁹⁸此文一出，《三國演義》成書於元末明初、嘉靖後的刊本均在嘉靖壬午本的基礎上略作改易的說法似為定論，不少文學史的編者紛紛採用。⁹⁹

柳存仁1976年發表了〈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一文，認為《三國演義》版本實分兩個系統：《志傳》系統與《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¹⁰⁰兩者文字出入甚大，並認為今人所見《志傳》系統版本的刻本，雖為萬曆、天啟年間所刊刻，年代遠後於嘉靖壬午本，但其祖本卻可能出現在嘉靖壬午本以前。換言之，《志傳》系統的《三國演義》版本比以嘉靖壬午本為代表的《通俗演義》系統版本，更能保存《三國演義》小說

⁹⁸ 該文原載《小說月報》第20卷第10號（1929年10月），收入鄭振鐸：《中國文學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頁166-239。

⁹⁹ 可以下列兩例為代表：劉大杰認為「這種本子一出世，那些平話本，自然全湮沒無聞，於是新刊本便紛紛出現。到明朝末年，那些刊本，也不知道有幾十種，都是以羅本為主，有的加以音釋，有的加以插圖，有的加以批評，有的在卷數回數上加以增損，文字上也有增刪，不過改動不大」。見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下卷，頁171；游國恩認為「繼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之後，新刊本大量出現。它們都以嘉靖本為主，只做了些插圖、考證、評點和文字的增刪，卷數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見游國恩：《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年），頁1004-5。

¹⁰⁰ 《志傳》系統多指以《三國志傳》為書名的閩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則以嘉靖壬午本為代表，書名多為《通俗演義》的多個版本。

的本來面貌。柳氏更勾勒了《三國演義》版本演化的基本線索：至治本《平話》刊刻後四十年左右，羅貫中可能撰寫了《三國志傳》，其後為其他諸本《三國志傳》所宗，此後再有《通俗演義》的出現。¹⁰¹

澳洲學者馬蘭安 (Anne E. McLaren) 支持柳存仁的說法，認為《三國演義》的最早版本，比起後期各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這些民間口頭傳說包括關索及花關索的故事，而嘉靖壬午本的編輯因關索為傳說人物而刪掉了這些故事。因此，《三國演義》的版本演化路線是由《志傳》版本到《通俗演義》版本的。¹⁰²

其實，小川環樹早在1968年已指出關索故事不見於嘉靖壬午本，而出現於周曰校刊本、聯輝堂刊本及楊閩齋刊本等「異本」中，並與柳存仁一樣，提出與鄭振鐸相反的觀點。其後一些日本學者對《三國演義》的版本進行研究，認為《志傳》版本確實保存了古本的面貌，但《三國演義》版本演化的實況並非如柳存仁所勾勒的演化線索那樣簡單。金文京便對建安諸本（即《志傳》系統版本）進行過研究，發現《志傳》的確保存了古本的面貌，但嘉靖壬午本也有接近原本面貌的地方，並認為關索故事很可能是後來加插進去的，否定了馬蘭安的說法。中川諭認為《通俗演義》版本與建安諸本是並列的，上田望更指出《三國演義》各版本分作兩大系統：其一為以文人為對象的二十四卷本系統（即《通俗演義》版本），其二為面向大眾讀者的二十卷本系統（即《志傳》版本）。¹⁰³換言之，《三國演義》版本的演化並非純為由《志傳》版本到《通俗演義》版本的。¹⁰⁴

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一書對現存《三國演義》版本作了迄今為止最全面、最仔細的研究，他通過「串句脫文」，把《三國演義》版本分為AB和CD兩大系統。所謂的AB系統的版本，主要為《通俗演義》版本；而CD系統的版本，則主要為《志傳》版本。¹⁰⁵

¹⁰¹ 該文原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頁169-234；收入柳存仁：《和風堂讀書記》（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頁235-300，有關部份見頁242-57。

¹⁰² A. E. McLaren, "Chantefables and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the *San-kuo-chih yen-i* (Part I)," *T'oung Pao*, 2d ser., 71 (1985), pp. 159-227.

¹⁰³ 金文京：〈《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載《三國演義叢考》，頁26-55；中川諭：〈《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載同書，頁103-28；上田望：〈《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於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載同書，頁55-103。

¹⁰⁴ 日本學者在這數十年間，研究《三國演義》版本演化用力甚勤，時有創獲。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作贅言，詳情可參中川諭（著）、林妙燕（譯）：《〈三國演義〉版本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2-12。

¹⁰⁵ 見中川諭：《〈三國演義〉版本研究》，頁60-73。

《三國演義》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較及分析

比較的範圍及版本分類方法

研究《三國演義》版本的演化，理應選取多種版本作比較，而且比較不應囿於某情節，而應綜觀《三國演義》全本小說；但正如柳存仁所說，對於版本比較「此種大海撈針式之探索，自亦有時而窮。運心弗專，乃致一無所獲，其或幸而得一二有用之線索，更不必自矜有所見，或可供學者更進一步之細味與深思而已」。¹⁰⁶ 雖然這番言論是針對《水滸》版本比較的，但也可應用在《三國演義》版本的研究上。本文所採用的版本雖稱不上十分全面，但料應有助窺探《三國演義》版本演化的問題。下文僅就關羽降曹至辭曹的部份，抽取部份情節進行比較分析，希望有助於探討《三國演義》成書後版本演化的情況。

在比較不同版本的文字前，我們先就本文所採用版本的卷數作一簡單分類，以便分析問題。魏安以（花）關索情節、周靜軒詩、尉希明詩、馮琮詩、引自《資治通鑑綱目集覽》的注釋、引自《十七史詳節》的論贊、尹直寫的諸葛亮贊之有無，將《三國演義》諸版本分類，¹⁰⁷ 其分類固然全面細緻，但本文只就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去探討《三國演義》版本的演化問題，以卷數作一簡單分類便足可應付：

二十四卷本：嘉靖壬午本

十二卷本：周曰校刊本、夏振宇刊本

一百二十回本：李卓吾評本、鍾伯敬評本¹⁰⁸、毛評本、李笠翁評本

二十卷本：雙峰堂刊本、評林本、聯輝堂刊本、楊閩齋刊本、湯賓尹本、喬山堂刊本、誠德堂刊本、朱鼎臣本、忠正堂刊本、費守齋刊本、黃正甫刊本、藜光堂刊本、英雄譜本

六卷本：二酉堂刊本

「三罪」內容的比較

在嘉靖壬午本〈張遼義說關雲長〉回中，張遼以「三罪」勸說關羽投降。不同版本中三罪的內容並不相同，經分類後將部份版本的三罪內容表列如下：

¹⁰⁶ 柳存仁：〈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頁277。

¹⁰⁷ 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頁60-73。

¹⁰⁸ 鍾伯敬評本也分為二十卷，每卷六回，共一百二十回。因為鍾伯敬評本與李卓吾評本、毛評本及李笠翁評本同為評本，為方便分類，現在把它與另外幾種評本歸入一百二十回的類別中。

版本 ¹⁰⁹	「三罪」內容(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夏振宇刊本 李卓吾評本 鍾伯敬評本 李笠翁評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近使君敗於小沛，當戮力同心，死戰沙場，其名萬古不朽，不合逃遁而去。腳到之處，誰不相容？兄今欲死於此地，倘使君復出，專望於兄，兄豈不是負卻孤主，而背當年之誓乎？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 • 昔者劉使君以家眷重托於兄，以為萬全之計。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托，若能守節，一死無疑；若不守節，又屬他人。此是兄負卻使君倚托之重，實為不義。其罪二也。 • 兄武藝超群，更兼深通經史，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為義？其罪三也。
毛評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劉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使君方敗而兄即死戰，倘使君復出，欲求兄相助而不可復得，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其罪一也。 • 劉使君以家眷付托於兄，兄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賴，負卻使君倚托之重，其罪二也。 • 兄武藝超群，兼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雙峰堂刊本 評林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願同生共死。近使君散於小沛，君當戮力盡戰，死於疆場，其名萬古不朽，是以使君逃遁而去，腳到之處，誰想容兄？今欲戰死於此地，倘若使君復出，專望於兄，兄豈不是負卻孤主而背當年之誓？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 • 兄武藝超群，更為深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聯輝堂刊本 楊閩齋刊本 喬山堂刊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願同生其死。近使君散於小沛，君當戮力盡戰，死於疆場，其名萬古不朽。是使君逃遁而去，腳到之處，誰想容兄？今欲戰死於此，倘若使君復出，專望於兄，兄豈不是負卻孤主而背當年之誓？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 • 兄武藝超群，更為深通經史，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其罪二也。 • 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湯賓尹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近使君於小沛，逃遁而去。兄今欲死於此地，倘若使君復出，專望於兄，兄豈不負孤主而背當年之誓，其罪一也。 • 兄武藝超群，深通經史，不思與使君匡扶漢室，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其罪二也。 • 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¹⁰⁹ 某些版本內容及字詞相同，只有一二處的些微差異。比較這些版本間字詞的些微差異，對探討《三國演義》版本的演化並沒有甚麼大的意義。基於篇幅所限，本文的版本比較表不把這些版本的文字一一引述，而把這些版本歸為同一類，並僅引述其中一種版本的文字以作代表。

版本	「三罪」內容(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英雄譜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願同生共死。近使君散於小沛，君當戮力盡戰，死於疆場，其名萬古不朽，是以使君逃遁而去者，以君有千人之雄，能保全其妻子，後復有相會之期。若使君復出，專望於兄，是負卻孤主而背當年之誓。誤主喪身，其罪一也。 • 兄武藝超群，深通經史，不思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其罪二也。 • 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其罪三也。
*誠德堂刊本 朱鼎臣本 忠正堂刊本 費正齋刊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使與兄結義，誓同生死。近日使君散於小沛，着兄拋守下邳，今兄欲戰死於此地，倘若使君復出，望兄相助，兄卻不在，豈不是負卻孤主，而背當年之誓？誤主喪身，誠為不美，其罪一也。 • 兄深通經史，以義為重，今使君家眷令兄守護。今城池一破，受人之托，不能忠人之事，自謂言至極地，視死如歸，豈不誤人所托，其罪二也。 • 兄武藝超群，當為國家出力，不思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欲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安得為義？其罪三也。
黃正甫刊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使君與兄結義，誓同生死。今使君散失小沛，兄守下邳，兄死戰於此地，倘使君復出，望兄相助，兄不在，豈不負孤主而忘當年之誓？誤主喪身，誠為不義。其罪一也。 • 兄深明《春秋》，以義為重。今使君家眷命兄保護。今城已破，受人之托，不能終人之事。自言視死如歸，豈不誤人所托？其罪二也。 • 兄武藝超群，當為國家出力，不思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赴湯火，成匹夫之勇。上不能救主，下不能安民，豈得為義？罪之三也。
*藜光堂刊本 二酉堂刊本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當初劉使君誓同生死，今使君既失小沛，公復戰死於此，豈不悞主喪身，其罪一也。 • 君深明《春秋》，以義為重。今使君家眷命公保護，公言視死如歸，豈不負人所託，其罪二也。 • 公武藝超群，當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徒赴湯火，成匹夫之勇，上不能救主，下不能安民，其罪三也。

從以上版本中三罪內容的比較，我們發現二十四卷本、十二卷本和一百二十回本的三罪內容是相近的，這些版本應屬同一系統。毛評本於這部份的文字雖與嘉靖壬午本等版本不同，但內容大致相同：第一罪為關羽倘戰死，於劉備復出時不能幫助劉備，負卻結義時的誓言；第二罪為劉備以家眷付託於關羽，關羽若戰死，便有負所託；第三罪為關羽武藝超群，深通經史，該匡扶漢室，不應逞匹夫之勇。當然，只以這部份來判定二十四卷本、十二卷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屬同一系統，未免過於武斷，故下文將比較分析小說其他部份不同版本的內容及文字，再作考察。

二十卷的版本該屬另一個版本系統，但從上文的比較可見，這版本系統實可分為兩個分支系統。雙峰堂刊本、評林本、聯輝堂刊本、楊閩齋刊本、喬山堂刊本、湯賓尹本、英雄譜本屬同一分支系統，而誠德堂刊本、朱鼎臣本、忠正堂刊本、費正齋刊本、黃正甫刊本、藜光堂刊本及二酉堂刊本則屬另一分支系統。

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都脫漏了第二罪，聯輝堂刊本等版本這部份的內容顯然是源自雙峰堂刊本或評林本的。由於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脫漏了第二罪，但按上文下理明顯有三罪，聯輝堂刊本等版本便把第三罪一分為二，以成三條罪。

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的三罪內容與嘉靖壬午本等版本相近，但文字相異。值得注意的是在嘉靖壬午本等版本中「武藝超群」及「深通經史」句該屬第三罪，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卻把「深通經史」句置於第二罪，第三罪僅得「武藝超群」句。黃正甫刊本、藜光堂刊本和二酉堂刊本都把誠德堂刊本等版本中第二罪的「深通經史」句易為「深通《春秋》」，又把誠德堂刊本等版本中第三罪的「上負祖宗，下辱其主」句易作「上不能救主，下不能安民」。藜光堂刊本和二酉堂刊本三罪內容在文字上較黃正甫刊本簡略。筆者認為藜光堂刊本和二酉堂刊本是在黃正甫刊本三罪內容文字的基礎上加以簡化的，但論三罪的內容和文字，應與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屬同一分支系統。

兩個分支系統的版本都屬於二十卷本版本系統。二十卷本版本系統的祖本是三罪俱存，還是如雙峰堂刊本一樣，脫漏了第二罪呢？筆者認為二十卷本祖本是三罪俱存的。若二十卷本祖本脫漏了第二罪，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的編輯該不會視若無睹，他應該和聯輝堂刊本等版本的編輯一樣，把第三罪一分為二，或作其他的文字上的改易去補救。因此，第二罪的脫漏實源於雙峰堂刊本或評林本的。大家可能會問，雙峰堂刊本或評林本會否就是二十卷本版本系統的祖本？這是不可能的。雙峰堂刊本刊行於萬曆壬辰年（二十年，1592）。評林本跟雙峰堂刊本同為雙峰堂余象斗所刊刻，也同為評林本，故可以推想評林本也該刊行於1592年左右。至於孰先孰後，目前不易論定。明末文人陳際泰（1567–1641）於其《陳氏三世傳略》寫道：

十歲時，……是年冬月從族舅鍾濟川借《三國演義》，向牆角曝背觀之。母呼食粥不應，呼午飯又不應，及飢，索粥飯皆冷。母捉裾將與杖，既而釋之。母或飲濟川酒：「舅何故借而甥書，書上載有人馬相殺事，甥耽之，大廢眠食。」泰亟應口曰：「兒非看人物，看人物下截字也，已悉之矣。」¹¹⁰

陳際泰十歲時為萬曆四年至五年（1576–1577）左右，當時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尚未刊行。他讀的《三國演義》該為建安的上圖下文本，即二十卷本。由此可知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前該有一二十卷本祖本。

另一問題是：兩個分支系統的祖本關係是並列的還是連貫的？若是並列的，即二十卷本祖本是三罪俱存的。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為其分支系統的祖本，在刊刻時脫漏了第二罪，聯輝堂刊本等版本是演化自其祖本雙峰堂刊本或評林本的，把第三罪一分為二。誠德堂刊本的祖本在此沒有脫漏第二罪，只對二十卷本祖本的文字略作改易，刊行後演化為目前的樣子。若是連貫的，即二十卷本祖本是三罪俱存的，並如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的樣子。誠德堂刊本等版本有一祖本，是按二十卷本祖本刊

¹¹⁰ 杜聯誥：《明人自傳文鈔》（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24。

刻的。雙峰堂刊本或評林本是出於誠德堂刊本的祖本之後的，並脫漏了第二罪，進而影響了聯輝堂刊本等版本的面貌。

目前實不易論證兩個分支系統的祖本是並列的還是連貫的。要論定這問題，需要比較分析小說其他部份不同版本的內容及文字。

大家可能又會問：誠德堂刊本祖本的編輯會否沒看過二十卷本祖本，而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出現在誠德堂刊本的祖本前，誠德堂刊本祖本的編輯在解決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的脫誤問題上，並不如聯輝堂刊本等版本的編輯般，把第三罪一分為二，而是參閱了二十四卷本及十二卷本，補寫缺漏了的第二罪呢？這說法的可能性不大。誠德堂刊本刊行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雙峰堂刊本刊行於1592年，而評林本刊行於1592年左右。誠德堂刊本祖本刊行的年代固然早於1596年，但不太可能僅早四年。因此，誠德堂刊本祖本後出於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的可能性不大。

此外，湯賓尹本於這部份的內容顯然是出自雙峰堂刊本或評林本的，但第一罪的文字卻異於雙峰堂刊本等版本而同於毛評本，這點我們可加以注意。

「刺顏良」情節文字之比較

「刺顏良」情節出現在〈雲長策馬刺顏良〉回中。不同版本的刺顏良情節文字頗有出入，茲列部份版本的文字如下：

版本	刺顏良情節（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夏振宇刊本 李卓吾評本 鍾伯敬評本 李笠翁評本 毛評本	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是劉延連絡不絕告急。操先提五萬軍馬，親臨白馬，靠土山紮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未交戰。紹首將出馬。操回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戰顏良？」宋憲欣然領諾，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宋憲徑來取顏良，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一刀，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上馬持矛，徑出陣前，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更不答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當之？」徐晃願出，操令急迎之。徐晃出馬，與良戰二十合，敗回本陣，諸將栗然。操收軍，良亦引軍退去。
英雄譜本	操引兵十五萬，分三隊而行。於是劉延連絡不絕告急。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靠土山札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未敢交戰。紹將顏良出馬。操回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吾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戰顏良？」宋憲欣然領諾，綽槍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宋憲逕來取良，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持矛上馬，逕出陣前，大罵顏良曰：「吾今殺汝！」良更不答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劈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當之？」徐晃願出，操令急迎之。徐晃出馬，與顏良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慄然。操令收軍，良亦引軍退去。

版本	刺顏良情節(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雙峰堂刊本 評林本 聯輝堂刊本 楊閩齋刊本	操引兵十五萬，分作三隊行。劉焉連路不絕告急。操先提軍五萬，至臨白馬，靠土山扎住。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先駭然，未敢交愛將出馬，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久聞汝呂布之猛將，何不戰良？」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貌若靈官，立於門旗下。宋憲逕取顏良，良大喝一聲，縱馬來迎。戰不三合，手起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吾同輩，願去報仇！」操許之。續上馬持矛，逕到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攔頭一劈，斬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當之？」徐晃便出。操交急迎之。晃出馬，與良戰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收軍退去。
喬山堂刊本	操引兵十五萬，分作三隊，連路不絕告急。操先提兵五萬，至白馬，靠土山扎住。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先駭然，顧與宋憲曰：「久聞汝呂布之猛將，何不戰良？」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顏良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下。宋憲逕取顏良，良大喝一聲，縱馬來取。戰不三合，手提刀落，斬宋憲於陣前。操大驚。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上馬提矛，大罵顏良：「吾今殺汝！」良便不打話，交馬一合，攔頭一劈，斬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當先？」徐晃便出。操交急迎之。晃出馬，與良戰，戰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退去。
湯賓尹本	操引兵十五萬，分作三隊。告急不絕。操先提軍五萬，臨白馬，靠土山扎住。山前平川曠野之地，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駭然，未敢交鋒，顧宋憲曰：「久聞汝乃布之猛將，可出戰。」宋憲欣然領諾，綽鎗上馬，直出陣前。顏良橫刀立馬門旗下。宋憲逕取顏良，良大喝一聲，縱馬來取。戰不三合，斬宋憲於陣前。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提矛逕到陣前，大罵顏良。良更不打話，交馬一合，斬魏續於馬下。操曰：「誰敢當先？」徐晃便出。操交急迎之。晃出馬，與良戰，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收軍。
*誠德堂刊本 朱鼎臣本 忠正堂刊本 費守齋刊本 黃正甫刊本	操引兵三十萬，分作三處，土山札住。顏良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久聞汝乃呂布之猛將，何不出戰？」宋憲領諾上馬，與顏良戰三合，憲被斬訖。操驚曰：「真勇士也」魏續曰：「殺吾同伴，願去報仇！」與良交馬一合，被顏良斬之。徐晃出馬，與顏良戰到二十合，敗歸本陣。
*藜光堂刊本 二酉堂刊本	操引兵十五萬，分作三隊。操先提軍五萬，至白馬，靠山札住。顏良前部精兵十萬，排成陣勢。操見駭然，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汝乃猛將，何不出戰？」宋憲欣然出馬，與顏良戰三合，被良斬之。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良殺吾同伴，願去報仇！」操許之。續與良只一合，又被斬之。徐晃急出馬，與良戰到二十合，敗歸本陣，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收軍。

從以上的文字比較可見，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刺顏良情節的文字相近。值得注意的是被斬的曹將「魏續」，二十卷本及六卷本皆為「魏續」，而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皆為「魏續」。由此可以推斷，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屬同一系統。這推論與三罪內容比較部份的推論是一致的。

為何某些版本被斬曹將為「魏續」，而某些版本則為「魏續」？那個曹將的姓名應為魏續，其被顏良斬殺的事雖不見於史籍，但姓名《三國志》有記載：「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卷一）；「太祖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將其觸降」（卷七）。¹¹¹《資治通鑑》也記載了其姓名，在此不一一引述。既然史籍記載了「魏續」的姓名，為何二十卷本會寫為「魏續」？這情況反映了二十卷本在某些地方確實保存了古本的面貌。《平話》中的人名往往因音似而出現白字，如「張角」作「張覺」，「皇甫嵩」作「皇甫松」，「董承」作「董成」，「紀靈」作「紀陵」，「許攸」作「許由」，「馬騰」作「馬滕」，「馬岱」作「馬大」，「楊修」作「楊宿」，「司馬懿」作「司馬益」等。顯然都是白字，並非簡體字。以此可以推想，早期的《三國演義》版本中不少人名也有白字，除了音似還有形似，「魏續」僅為其中一例而已。

大家可能會問：二十卷本把被斬曹將寫為「魏續」，會否是刊刻之誤？或者是《三國演義》原本是寫作「魏續」的，只是某些《三國演義》版本的出版商參閱了《平話》一類的三國傳統文學作品，易「魏續」為「魏續」呢？在二十卷本中，除刺顏良情節外，「魏續」這個名字也出現於其他情節，書中多處的「魏續」都被誤刻為「魏續」是叫人難以置信的。出版商參閱三國傳統文學作品，易「魏續」為「魏續」的可能性也不大。「魏續」是人名的白字，而非關索故事一類的民間傳說，既不能增加故事的趣味，又會進一步降低書籍的格調。雖然二十卷本的讀者主要為中下層士人與商人，他們都是識字階層中的下層人物，但二十卷本的出版商就是不使二十卷本作陽春白雪，也沒理由進一步使之成為下里巴人。

二十卷本及六卷本在這情節都把被斬曹將寫作「魏續」，可見兩個本子屬同一版本系統；但按上文的比較，這版本系統可分為兩個分支系統：一個分支系統為雙峰堂刊本等版本所有，另一個分支系統則為誠德堂刊本等版本所有。在刺顏良的情節中，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的文字顯然較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簡略，而當中最值得注意的為曹操帶兵的數目。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為「十五萬」，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為「三十萬」。這除了說明雙峰堂刊本等版本與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分屬兩個不同的分支系統外，還說明了另一個事實：雙峰堂刊本的分支系統的祖本（即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與誠德堂刊本的分支系統的祖本是並列的，而非連貫的。

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的文字較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簡略，我們可以說是誠德堂刊本的祖本按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刪節，但易「十五萬」為「三十萬」卻是沒有意義的。根據二十四卷、十二卷和一百二十回等版本，在這情節中曹操帶兵的數目皆為「十五萬」，故我們可以推斷《三國演義》原本曹操帶兵的數目為「十五萬」，只是傳鈔的過程中某些版本誤作「三十萬」，並成為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的祖本。換言之，兩個分支系統該各有一祖本（雙峰堂刊本分支系統的祖本便是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誠德堂

¹¹¹ 《三國志》，頁16、227。

刊本的祖本的文字較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簡略，但並非刪節自雙峰堂刊本或評林本。這推論與上文三罪內容比較部份中，誠德堂刊本祖本不太可能後出於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的推論是一致的。

然而，二十卷本祖本會否如誠德堂刊本等版本般，其文字都是較為簡略的，而在二十卷本祖本的階段，刺顏良情節中曹操帶兵的數目已為「三十萬」，甚至《三國演義》原本中在這情節曹操的帶兵數目也為「三十萬」，只是二十四卷本、十二卷本及一百二十回本版本系統的祖本易「三十萬」為「十五萬」呢？會否是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在誠德堂刊本祖本的基礎上，參閱了二十四卷本或十二卷本，易「三十萬」為「十五萬」，並增寫了原來簡略的文字？換言之，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後出於誠德堂刊本祖本，彼此的關係不是並列的，而是連貫的。這說法是難以成立的。若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參閱過二十四卷本或十二卷本，為何「魏續」沒有被易為「魏續」，而只易「三十萬」為「十五萬」？因此，以目前的情況來看，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與誠德堂刊本祖本的關係是並列的，而非連貫的。

藜光堂刊本與二酉堂刊本刺顏良情節的文字也較為簡略，這點與誠德堂刊本等版本一樣；但曹操帶兵的數目與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相異，反而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相同。雙峰堂刊本等版本敘述徐晃「敗歸本陣」後，有「諸將懷愁。操收軍，良亦收軍退去」句。誠德堂刊本等版本沒有這一句，藜光堂刊本與二酉堂刊本卻有，跟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相同。藜光堂刊本與二酉堂刊本究竟屬於哪個分支系統？若說它們屬雙峰堂刊本的分支系統，為何文字會如誠德堂刊本等版本般簡略？而且按上文三罪內容的比較及分析，它們該是屬於誠德堂刊本的分支系統的。若說它們屬於誠德堂刊本的分支系統，為何曹操帶兵的數目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一樣，在敘述徐晃「敗歸本陣」後，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一樣有「諸將懷愁……」句？這個問題目前不易解決，其中一個可能是藜光堂刊本與二酉堂刊本有一祖本，該祖本是屬誠德堂刊本分支系統的，但不完整，故參閱了雙峰堂刊本等版本，改易了原有的文字。當然，這種說法需要更多的證據支持。

英雄譜本在此的情況很特別。按上文三罪內容的比較分析，它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同屬一分支系統，也同屬二十卷本的版本系統。在刺顏良的情節中，它跟諸二十卷本一樣，被斬曹將為「魏續」而非「魏續」。然而，它有不少特點同於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而異於二十卷本，例如英雄譜本的「良更不答話，交馬一合，照頭一刀」十三字，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皆為「良更不答話，交馬一合，攔頭一劈」，而嘉靖壬午本等版本卻與英雄譜本一樣；又如英雄譜本的「諸將慄然」，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均為「諸將懷愁」，而嘉靖壬午本等版本卻同於英雄譜本。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可能與上述藜光堂刊本及二酉堂刊本的情況一樣。英雄譜本是一個《水滸》、《三國演義》合刻的版本，其《三國演義》部份的底本可能是一個不完整的雙峰堂刊本分支系統的本子，由於缺葉太多，故以一二十四卷或十二卷版本系統的本子來補充。當然，情況也可以是其底本是一個不完整的二十四卷或十二卷版本系統的

本子，由於缺葉而以一雙峰堂刊本分支系統的本子來補充。究竟實情如何，尚待進一步考研。

喬山堂刊本在刺顏良情節文字上不少特點與雙峰堂刊本相同，然而喬山堂刊本脫漏了部份文字，最明顯的是「曹操大驚曰：真勇將也！魏續曰：殺吾同輩，願去報仇！」脫漏了中間的部份，成為「操大驚。曰：殺吾同輩，願去報仇！」這情況即是魏安所說的「串句脫文」。按其與其他版本文字的比較，喬山堂刊本與雙峰堂刊本該屬同一分支系統。

湯賓尹本的文字在這部份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大致相同，但改易了部份文字，如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的「劉焉連路不絕告急」，在湯賓尹本為「告急不絕」；又如雙峰堂刊本的「未敢交愛將出馬，顧與呂布舊將宋憲曰」，在湯賓尹本為「未敢交鋒，顧宋憲曰」。按上文三罪內容比較的部份，湯賓尹本的文字也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大致相同，但也有部份文字上的改易。

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情節文字的比較

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的情節出現在〈雲長延津誅文醜〉回的開首部份，茲列一些重要版本的文字以作比較：

版本	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情節（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嘉靖壬午本	卻說關公匹馬斬了顏良，敗軍奔回報知袁紹，紹大怒，欲斬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而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自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棄，未知雲長在否。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大刀即關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沮授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兵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沮授出歎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矣。」
*周曰校刊本 夏振宇刊本 李卓吾評本 鍾伯敬評本 李笠翁評本	袁紹欲斬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棄，未知雲長在否。天下有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赤面使刀者即關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沮授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兵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沮授出嘆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毛評本	卻說袁紹欲斬玄德，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備自徐州失散，二弟雲長未知存否。天下同貌者不少，豈赤面長鬚之人即為關某也？明公何不察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責沮授曰：「吾誤聽謠言，險殺好人。」……沮授曰：「不可！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乃為上策。若輕舉渡河，設或有變，眾皆不能還矣。」……沮授出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版本	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情節(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英雄譜本	袁紹欲誅玄德，玄德面不改容，言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奔，未知雲長在否？天下多少同姓同貌者，豈特以赤面使刀者即關某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箇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便責沮受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沮受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且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未晚。今輕舉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沮受出歎曰：「上盈其志，不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雙峰堂刊本 評林本 聯輝堂刊本 楊閩齋刊本 喬山堂刊本	袁紹欲誅玄德，玄德面不改容，曰：「明公何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奔，安知雲長何在？天下多少同姓同貌者，豈得以赤面使刀者即關羽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言，便責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祖授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且留頓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迂迎未晚。今若輕率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祖授出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矣。」
湯賓尹本	袁紹欲誅玄德，玄德徐曰：「明公何聽一面之詞，而絕向日之情耶？且劉備自徐州失散，老小皆奔，安知雲長何在？天下多少同姓共貌者，豈得以赤面者即關羽也？明公何不詳之？」袁紹聞玄德之言，便責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祖授曰：「行兵之要，不可不詳。兵且留頓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過河未晚。今若輕率渡河，設有其難，眾皆難還。」……授出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矣。」
*誠德堂刊本 朱鼎臣本 忠正堂刊本 費守齋刊本 黃正甫刊本	玄德面不改容，曰：「明公何不誠言，而絕舊日之情。備自徐州失散，老少奔走，安知雲長何在？天下多少同姓同貌，豈得赤面使刀者即羽也？明公詳之。」袁紹聞玄德之言，便責祖授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祖受曰：「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祖受出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矣。」
*藜光堂刊本 二酉堂刊本	袁紹欲誅玄德，玄德面不改容，曰：「備自徐州失散，安知雲長何在？天下多少共形同貌者，豈即以赤面使刀者即關羽也？明公詳之。」袁紹聞言，便責受曰：「誤聽汝言，險殺愛弟。」……祖受曰：「行兵之要，在乎變化。今且留頓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未晚。今若輕率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祖授出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

在刺顏良情節中，被斬曹將或為「魏續」，或為「魏續」。在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的情節中也有同樣的情況。袁紹有一位謀士於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的名字為「沮授」，於二十卷本及六卷本則為「祖授」（除英雄譜本外）。由此可見，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屬同一版本系統，而多個二十卷本及六卷本則屬另一版本系統。這推論與上文三罪內容比較及刺顏良情節文字比較部份的推論相同。

有些版本的「授」作「受」，這是字體的簡化而已。《三國志》及《資治通鑑》等史籍有多處記載這位謀士的名字：「沮授」。「祖授」該為「沮授」的誤寫。誤寫的原因相信是「祖」與「沮」兩字字形相似。二十卷本把該謀士的名字寫作「祖授」，反映二十卷本某些地方確實保存了古本的面貌。早期的《三國演義》版本，該謀士的名字該被寫作

「祖受」。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卷本除了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這情節外，其他部份這謀士的名字也一律為「祖授」，故這並非一二處的刊刻之誤。

從上文三罪內容及刺顏良情節文字的比較可見，二十卷本版本系統下有兩個分支系統。事實上，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的版本系統也一樣，其下有兩個分支系統。從這部份的比較可見，嘉靖壬午本在這部份的開首有「卻說關公匹馬斬了顏良，敗軍奔回報知袁紹」十八字，周曰校刊本、夏振宇刊本、李卓吾評本、鍾伯敬評本、李笠翁評本、毛評本及英雄譜本等版本卻沒有，可以此推想嘉靖壬午本與周曰校刊本等版本屬同一版本系統，但在這版本系統下卻分屬兩個不同的分支系統。當然，單靠一個句子來判斷兩者分屬兩個不同的分支系統是欠說服力的，因此，筆者再舉出其他證據。

在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中，有曹操賜關羽赤兔馬的情節。在這情節後，多個版本皆有靜軒先生的詩：「威傾三國著英豪，一宅分居義氣高；奸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嘉靖壬午本卻沒有。靜軒先生即周禮，號靜軒，明中葉人。¹¹² 部份學者以靜軒詩之有無來對《三國演義》版本作分類。¹¹³ 事實上，除了這首詩外，周曰校刊本等版本在小說中多處均有署名靜軒先生的詩，而嘉靖壬午本卻沒有。由此可進一步推斷嘉靖壬午本與周曰校刊本等版本分屬兩個不同的分支系統。在此有一點需要說明，嘉靖壬午本其實有靜軒詩，只是未署其名而已，¹¹⁴ 在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中便有兩首，第一首：「誓把功勳建，須將恩義酬；奮身誅虎豹，用命統貔貅；白馬顏良死，延津文醜休；英誰誰可似？不負壽亭侯。」（見〈雲長延津誅文醜〉回）第二首：「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鋼；月缺魄易滿，劍折復鑄良；勢利壓山岳，難屈志士腸；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量。」（見〈關雲長封金掛印〉回）這兩首詩周曰校刊本等版本也有；但無論如何，以靜軒先生署名的詩在嘉靖壬午本及周曰校刊本等版本中之有無，已可推斷兩者分屬不同的分支系統。

毛評本有靜軒詩，但沒有署名靜軒先生的，那是否與嘉靖壬午本屬同一分支系統？答案是否定的。毛評本是一個較後期的版本，改易也較多，如關羽秉燭達旦的情節，僅毛評本有，其他版本都沒有。毛評本的「凡例」第八項便明確寫道：「敘事之中夾帶詩詞，本是文章極妙處，而俗本每至『後人有詩嘆曰』，便處處是周靜軒先生，而其詩又甚俚鄙可笑。今此編悉取唐宋名人作以實之，與俗本大不相同。」事實上，毛評本仍保留若干於周曰校刊本署名為靜軒先生的詩，上述「威傾三國著英豪」便是其中一首，只是刪掉了署名。按毛評本「凡例」的第六項：「俗本謬托李卓吾先生

¹¹² 鄭振鐸引馬廉談及靜軒先生的信：「頗疑是杭州府志中之周禮。彷彿禮字德恭，號靜軒。」見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頁222。

¹¹³ 如上田望：〈《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頁56-63；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頁60-73。

¹¹⁴ 關於靜軒詩在《三國演義》諸版本中的詳情，見鄭鐵生：〈周靜軒詩在《三國演義》版本中的演變和意義〉，《明清小說研究》2005年第4期，頁83-92。

批閱，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其評中多有唐突昭烈，謾罵武侯之語。今俱削去，而以新評校正之。」由此可見，毛評本的底本是李卓吾評本，所以毛評本與周曰校刊本等版本屬同一分支系統。

《三國演義》原本究竟有沒有署名靜軒先生的詩？雖然周曰校刊本、評林本及誠德堂本等分支系統均有，但筆者仍認為原本並無。因為實在想不到理由去解釋嘉靖壬午本的編輯為何要刪掉所有署名靜軒先生的詩。正如鄭振鐸說，嘉靖壬午本的編輯若如毛宗崗般覺得那些署名靜軒先生的詩不太高明而把那些詩刪掉，那些署名「史官」、「後人」的詩較署名靜軒的詩也不見得高明多少。¹¹⁵那編輯為何不把署名「史官」、「後人」詩刪掉，而只把署名靜軒先生的詩刪掉？

除了署名靜軒先生的詩外，尚有一證據證明嘉靖壬午本與周曰校刊本等版本分屬兩個不同的分支系統，這就是周曰校刊本等版本有關於關索的情節，而嘉靖壬午本沒有。由於關索情節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於此不宜作太多的分析。事實上，以關索情節來把《三國演義》版本分類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上述二十卷本的兩個分支系統的版本便有不同的關索情節。¹¹⁶

究竟《三國演義》原本有無關索情節？馬蘭安認為有，因為早期版本應比後期諸本包含更多的民間口頭傳說和較少的正史資料，而嘉靖壬午本的編輯因關索為傳說人物而刪掉了這些情節。¹¹⁷然而，正如上文提及如金文京等學者便認為關索故事是後來加插進去的，否定了馬蘭安的說法。劉世德以關平行縱的破綻及對八處關於關索的情節作出分析，認為無論是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的花關索情節，以及周曰校刊本、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的關索情節，都是後來加插進去的。¹¹⁸如果《三國演義》原本沒有關索情節，筆者相信嘉靖壬午本及周曰校刊本兩個分支系統的共同祖本也應沒有關索情節。至於關索情節何時加插進小說，目前不易論斷。

英雄譜本在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的情節中，把袁紹的謀士寫作「沮授」，所以應屬嘉靖壬午本的版本系統，但這本子刺顏良的情節，卻把被斬曹將寫作「魏續」。把被斬曹將寫作「魏續」的《三國演義》版本都是屬於二十卷本版本系統的，有別於嘉靖壬午本的版本系統。由此可進一步推論英雄譜本的《三國演義》部份是出自最少兩個不同的本子的。至於其底本屬哪個分支系統，尚待進一步的推論。

湯賓尹本在這情節的文字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相近，應屬於雙峰堂刊本的分支系統，但這本子改易了部份文字，如雙峰堂刊本的「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聞玄德之

¹¹⁵ 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頁218–20。

¹¹⁶ 雙峰堂刊本分支系統諸版本中的關索情節中，關索被稱為花關索，而誠德堂刊本分支系統諸版本中的關索情節，關索仍被稱為關索，兩者的情節並不相同，詳參 McLaren, “Chantefables and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the *San-kuo-chih yen-i* (Part I)” 一文。

¹¹⁷ McLaren, “Chantefables and the Textual Evolution of the *San-kuo-chih yen-i* (Part I).”

¹¹⁸ 劉世德：《話三國》，頁98–105。

言，便責授曰」，在湯賓尹本則為「袁紹聞玄德之言，便責授曰」；雙峰堂刊本的「玄德面不改容，曰」，在湯賓尹本則為「玄德徐曰」。在上文三罪內容比較及刺顏良情節文字比較部份，我們也考察到湯賓尹本有同樣的情況。

藜光堂刊本及二酉堂刊本在這情節的文字也較為簡略，情況與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大致相同，所以它們應屬於誠德堂刊本的分支系統；但兩個版本在這情節中某些文字異於誠德堂刊本等版本而同於其他分支系統的版本，如「行兵之要，在乎變化。今且留頃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未晚。今若輕率渡河，設有其難，眾皆不可還矣」，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皆為「行兵之要，勝負變化，不可不詳」。這同於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及雙峰堂刊本分支系統中的版本，而異於誠德堂刊本等版本。由此可進一步推論，藜光堂刊本與二酉堂刊本的祖本屬於誠德堂刊本分支系統，但不完整，故用其他版本補充。

辭曹書文字之比較

〈關雲長封金掛印〉回中敘述了關羽的辭曹書，通過比較不同版本辭曹書的文字，進一步證實了上文三個部份不同版本文字比較所得的結論。

版本	辭曹書(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嘉靖壬午本	漢壽亭侯關某，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某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群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某生於漢朝，少事劉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某所以歸焉。拔擢過望，實難克當。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某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關某狀上
*周曰校刊本 夏振宇刊本 李卓吾評本 鍾伯敬評本 李笠翁評本 英雄譜本	漢壽亭侯關羽，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羽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群生，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羽生於漢朝，少事劉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領恩諾，羽所以歸焉。拔擢過望，實難克當。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羽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關羽狀上
毛評本	羽少事皇叔，誓同生死，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前者下邳失守，所請三事，已蒙恩諾。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回思昔日之盟，豈容違背？新恩雖厚，舊義難忘。茲特奉書告辭，伏惟照察，其有餘恩未報，願以俟之異日。

版本	辭曹書(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雙峰堂刊本 評林本 聯輝堂刊本 楊閩齋刊本 喬山堂刊本 湯賓尹本	漢壽亭侯關羽，謹沐浴再拜奉書：某聞有天而有地，有父而有子，有君而有臣；天氣應乎陽，地氣應乎陰；陰陽若順時，方可養育群生，三綱五常之義也。羽生於漢朝，少事皇叔劉備，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曾慨然，須頌恩諾，羽所以歸焉。拔擢過望，量難克當。今探知故主劉皇叔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羽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意，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家。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 建安五年秋七月 日書
*誠德堂刊本 朱鼎臣本 忠正堂刊本 費守齋刊本 黃正甫刊本	漢壽亭侯關羽，謹沐浴再拜奉書：羽生於漢朝，少事皇叔，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拋，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頌恩諾，羽所以歸焉。拔擢過望，量實難當。只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羽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意，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家。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
*黎光堂刊本 二酉堂刊本	漢壽亭侯關羽，謹沐浴再拜奉書：羽少事劉備，誓同生死。前者下邳失據，許降丞相，所請三事，已曾慨然。只今探知故主見在袁紹軍中，身為寄客，使羽旦夕不安。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意，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後，當還故主。尚有餘恩未報，候他日以死答之，乃羽之志也。謹書告辭，幸希鈞鑒！建安五年秋七月 日書

從以上的文字比較可見，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辭曹書的文字幾近相同，這些版本確實屬同一版本系統。值得注意的是嘉靖壬午本的辭曹書中，關羽自稱「關某」，而周曰校刊本等版本則為「關羽」。這可視為嘉靖壬午本與周曰校刊本等版本分屬兩個不同分支系統的證據。正如鄭振鐸說，這與關羽崇拜有關。鄭氏認為嘉靖壬午本「對劉備、諸葛亮、張飛等人，皆書其名，不為之諱。惟對於關羽，則不敢直斥其名，而諱之曰『關某』，有如從前文士稱孔丘、孟軻的孔某、孟某一樣」。¹¹⁹周曰校刊本等版本沒有這種情況。

根據上述文字的比較，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確實與嘉靖壬午本等版本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雙峰堂刊本等版本辭曹書中的上款和下款，與嘉靖壬午本等版本不同。嘉靖壬午本等版本的辭曹書上款為「漢壽亭侯關某，特沐再拜奉書漢大丞相曹麾下」，下款為「建安五年秋七月，關某狀上」（周曰校刊本等版本中，「關某」作「關羽」）；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的辭曹書上款為「漢壽亭侯關羽，謹沐浴再拜奉書」，下款為「建安五年秋七月 日書」。此外，嘉靖壬午本等版本辭曹書中的「萬物若順時，方可養群生」，「少事劉皇叔」，「已領恩諾」及「當還故主」等句，於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則為「陰陽若順時，方可養育群生」，「少事皇叔劉備」，「已曾慨然，須頌恩諾」及「當還故家」。可見兩者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

¹¹⁹ 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頁168。

誠德堂刊本等版本辭曹書的上款同於雙峰堂刊本等版本而異於嘉靖壬午本等版本，所以誠德堂刊本等版本應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屬同一版本系統。誠德堂刊本等版本辭曹書的文字較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簡略，較明顯處為缺了信首的一段文字：「某聞有天而有地，……而成三綱五常之義也」及信的下款。這點可進一步證明，誠德堂刊本等版本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分屬兩個不同的分支系統。

藜光堂刊本與二酉堂刊本的辭曹書與誠德堂刊本等版本一樣簡略，缺了信首的一段文字。然而，藜光堂刊本與二酉堂刊本的辭曹書是有下款的，下款與雙峰堂刊本相同。這進一步證明兩者的祖本是以一個誠德堂刊本分支系統的本子作底本的，但這底本並不完整，因此參閱了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加以補充。

英雄譜刊本辭曹書的文字與周曰校刊本等版本相近。毛評本辭曹書的文字與其他各版本相異較大，似乎是毛評本的編者按其他版本（應為李卓吾評本）的辭曹書內容重作。

挑袍情節之比較

〈關雲長千里獨行〉回有一曹操送別關羽、關羽刀挑錦袍的情節。在不同的版本中，捧金及捧袍者有所不同，茲列部份版本的文字如下：

版本	挑袍情節（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 嘉靖壬午本 周曰校刊本 夏振宇刊本 李卓吾評本 鍾伯敬評本 李笠翁評本 毛評本 英雄譜本	操曰：「吾以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於路缺費，特具路費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也。」操曰：「特以少贖大功萬一耳。」公曰：「久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萍水相會，別當贖之。」操笑而答曰：「雲長忠義之士，恨吾薄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操有變，不下馬來，用青龍刀尖挑卻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不疑焉？吾言既出，不可追之。」
* 雙峰堂刊本 評林本 聯輝堂刊本 楊閩齋刊本 喬山堂刊本	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於途欠盤纏，特具路贖相送。」一將馬上托過黃金一盤。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別無他意，少酬大功萬之一耳。」關公曰：「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雲萍相會，別當酬之。」操嘆而答曰：「雲長忠義士也，恨吾無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聊表寸心。」許將軍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關公恐操有變，不下馬，用青龍刀尖挑卻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轉身稱謝丞相袍，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無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

版本	挑袍情節(引自前面有*號的版本)
湯賓尹本	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負言，恐將軍於途缺盤費，特具路贖相送。」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別無他意，少酬大功萬一耳。」關公曰：「感丞相大恩，微勞不足補報，異日雲萍相會，別當酬之。」操嘆而答曰：「雲長忠義士也，恨吾無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聊表寸心。」請將軍下馬捧袍過來，關公恐操有變，不下馬，用青龍刀尖挑卻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轉身稱謝丞相袍，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二十餘人，安得無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
*誠德堂刊本 朱鼎臣本 忠正堂刊本 費守齋刊本 黃正甫刊本 藜光堂刊本 二酉堂刊本	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欠盤費，特具相送。」許褚托過黃金一盤。羽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戰士，關某途中不勞恩賜。」操曰：「別無他意，少酬大功萬分之一耳。」羽曰：「深感丞相大恩，雖有微勞，不足補報，異日相會，必當酬答。」操嘆答曰：「雲長忠義士也，恨吾無福，不得相從，錦袍一領，聊表寸心，請將軍下馬穿袍。」許褚雙手捧袍過來。關公恐操有變，不下馬，用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稱謝丞相錦袍，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操曰：「羽一人一騎，吾二十餘騎，安得無疑乎？吾言既出，不可追之。」

上文不同版本的挑袍情節，可按捧金及捧袍者之異分作三類：第一，捧金及捧袍者皆為「一將」；第二，捧金者為「一將」，捧袍者為「許將軍」；第三，捧金及捧袍者皆為「許褚」。嘉靖壬午本等版本屬第一類，雙峰堂刊本等版本屬第二類，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屬第三類。

這進一步證明二十卷本確有部份地方保存了古本的面貌。我們有理由相信《三國演義》原本挑袍情節中捧金及捧袍者皆為許褚。《平話》也有挑袍情節，捧袍者為許褚：「不移時，關公至。丞相執盞。關公曰：『丞相不罪，關羽不飲。』亦不下馬。又將錦袍令許褚奉獻，又不下馬；關公用刀尖挑袍而去。」¹²⁰ 雜劇《關雲長千里獨行》(下稱《千里獨行》)也有挑袍情節，情節本身雖沒有提及捧袍者是誰，但情節前有張遼獻計一環，當中便提及捧袍者為「許褚」：「張遼云：我有三條妙計，丞相領兵趕上雲長，則推與他送行。……第三計，丞相把那西川錦征袍，著許褚托在盤中。丞相贈與雲長。雲長見了，必然下馬來穿這袍。可叫許褚向前抱住，眾將下手。恁的方可擒的雲長。」¹²¹ 由此可推想《三國演義》原本及早期版本也跟《平話》及《千里獨行》這些三國傳統文學作品般，於挑袍情節中捧金捧袍者為「許褚」。

嘉靖壬午本等版本雖把「許褚」易為「一將」，但這情節仍遺留反映《三國演義》原本及早期版本面貌的痕跡。按嘉靖壬午本等版本於這情節的敘述，當關羽挑袍離去後，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可以擒之。」許褚無論在歷史上或小說中都是寡言之

¹²⁰ 《平話》，頁 58。

¹²¹ 《千里獨行》，載王季烈(編)：《孤本元明雜劇》(上海：涵芬樓，1941年)，頁八上至八下。

人。¹²²情節中曹操送行所帶的將士除許褚外，尚有徐晃、于禁、李典等。說要擒關羽的將士為許褚而非徐晃等，實因原本捧金捧袍者為許褚。安排許褚捧金捧袍，使許褚於這情節較其他將士有更多的戲份，安排他說出要擒關羽的話可謂順理成章。因此，《三國演義》原本及早期版本於挑袍情節中捧金捧袍者應為許褚。

《三國演義》的挑袍情節中，以許褚作捧金捧袍者的安排與許褚於全書的形象相矛盾。在小說中，許褚為曹操的愛將，曹操稱之為「當世之樊噲也」（見〈遷鑾輿曹操秉政〉回），安排許褚捧金捧袍並不符合其身分和能力。殺雞焉用牛刀，何況以「牛刀」捧金捧袍？此外，《平話》及《千里獨行》中，安排許褚捧袍是因為他身負擒服關羽的任務，然而《三國演義》並沒有張遼獻計的情節，也沒有提及許褚有任務在身。

嘉靖壬午本所屬版本系統的祖本的編輯，考慮到以許褚作捧金捧袍者的安排並不合理，故易「許褚」為「一將」。二十卷本版本系統的祖本的編輯沒有察覺到這個問題，保留了以許褚為捧金捧袍者的安排。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的編輯發現了這個問題，把捧金者易為「一將」，但改易得不夠徹底，捧袍者仍為許褚，只是把許褚稱為「許將軍」而已。與雙峰堂刊本同屬一版本系統，但分屬兩個不同分支系統的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其祖本對二十卷本祖本於這情節的內容沒有甚麼大的改易，捧金捧袍者仍為許褚。

英雄譜本在此情節的內容同於嘉靖壬午本等版本，而異於雙峰堂刊本及誠德堂刊本兩個分支系統的版本。湯賓尹本於這情節也有部份文字上的改易，該本沒有提及捧金捧袍者。按上文的分析，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為湯賓尹本分支系統的祖本。湯賓尹本沒有提及捧金捧袍者，可能是因為其編輯對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以許將軍作捧袍者的安排感到大惑不解，而且誰人捧金捧袍根本是這情節的枝節，無關痛癢，故索性刪掉某某人捧金捧袍的句子。

李卓吾評本、鍾伯敬評本、毛評本及李笠翁評本之關係

上述五處文字比較分析的結論是：李卓吾評本、鍾伯敬評本、毛評本及李笠翁評本與周曰校刊本及夏振宇刊本屬同一分支系統。究竟多個評本的關係是怎樣的？

李卓吾評本刊行於明代，¹²³這本子並非真的出自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李贄，1527–1602）手筆，而是其後的明代小說評點家葉晝假託其名而作的。¹²⁴這點學術界眾所周知，毋庸置疑。

¹²² 《三國志·許褚傳》：「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卷十八，頁543）許褚在小說中也很少說話。

¹²³ 本文所採的李卓吾評本雖為清刊本，但此本有明代刊行的吳觀明刊本，故知李卓吾評本刊行於明代。

¹²⁴ 沈伯俊：〈《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考論〉，載《三國演義叢考》，頁187–200。

李卓吾評本是一個評本，該後出於嘉靖壬午本及周曰校刊本與夏振宇刊本。從上文的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情節及辭曹書的文字比較可見，李卓吾評本的文字同於周曰校刊本及夏振宇刊本而異於嘉靖壬午本。此外，李卓吾評本有署名靜軒先生的詩及關索情節，由此可知，李卓吾評本的底本為周曰校刊本或夏振宇刊本，而非嘉靖壬午本。李卓吾評本是上述多種評本中最早的一種，其他幾種評本的編輯都參閱過李卓吾評本。

鍾伯敬評本跟李卓吾評本一樣，也是一個假託他人名字而作的本子。鍾伯敬評本的編輯參閱過李卓吾評本。從上文五處文字的比較分析可見，鍾伯敬評本的文字與李卓吾評本相近。

大家可能會問：鍾伯敬評本的文字與周曰校刊本及夏振宇刊本也相近，鍾伯敬評本的編輯會否只參閱過周曰校刊本或夏振宇刊本，而沒有參閱過李卓吾評本？鍾伯敬評本部份的眉批跟李卓吾評本對應部份的夾批一樣，回後總評也顯然出自李卓吾評本，這證明了鍾伯敬評本的編輯確實參閱過李卓吾評本。茲列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中，兩者部份相同的批語如下：

回數 ¹²⁵	被批的小說文字 ¹²⁶	兩者於小說同一處相同的批語
二十五	操聽其謀……留而不疑。	君子自不防小人。
二十五	操曰：「吾知雲長忠義之士也，必不失信。」	老瞞知人。
二十五	操知此事，越加重待。	事事停當，老奸何敢不敬重？
二十六	公答曰：「關某久閑，必生疾病。」	豪傑之語。
二十六	備嘗謂古之……死待來命	好狠書。
二十六	羽切聞義不負心……欲盡死節……	真情實話。
二十六	大丈夫既欲去而不動，非丈夫也。	丈夫！丈夫！
二十六	今探知故主劉皇叔……乃羽之志也。	字字從赤心流出。
二十六	關公怒目橫刀，大喝一聲，門吏皆避退去。	神人！

還有一些批語，兩者雖然不同，但明顯是改寫自李卓吾評本的批語的，不一一引錄。此外，鍾伯敬評本在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的回後總評顯然錄自李卓吾評本的回後總評，茲列兩者二十五及二十六回的回後總評如下，以作比較：

¹²⁵ 引述的回數按鍾伯敬評本。

¹²⁶ 引述的小說文字按鍾伯敬評本。

回數	李卓吾評本回後總評	鍾伯敬評本回後總評
二十五	<p>雲長處事謹慎周密，不以倉皇而苟且也，所以老瞞雖奸如神鬼，無所用之。正氣自能勝邪氣也，吾輩永以為師程可也。</p> <p>今見關廟對聯極多，雅俗不等，反不如用「馬奔赤兔翻紅霧，刀偃青龍起白雲」一聯為妥也。余舊有題關廟桃花一聯，云：屋角桃花留漢色，廉前燭影照忠魂，不知有當忠義否也？</p> <p>雲長推遜冀德，一以奪老瞞之魄，一以壯玄德。一以破諸人之膽。</p>	<p>雲長義氣深重，孟德素敬服之。然百般承奉，不能得他一降，可見忠義既立，奸邪無所用也。其刺顏良，已破諸人之膽；復遜翼德，益奪老瞞之魄。</p>
二十六	<p>「關某久閑必生疾病」，此聖人之言也。人生陽世，電光石火耳，能幾何時，尚使之閑乎？可發皓嘆也。</p> <p>只去就分明，如日月中天，非聖人，何以有此？其名垂千古也，豈倖也哉！吾師也，吾師也。</p>	<p>延津誅文醜，急於報曹，正急於歸劉也。封金掛印，去就分別，非聖人何以有此。</p>

鍾伯敬評本第二十五回總評的「奸邪無所用也」，顯然出自李卓吾評本總評的「老瞞雖奸如神鬼，無所用之」；而「已破諸人之膽；復遜翼德，益奪老瞞之魄」，則出自「雲長推遜冀德，一以奪老瞞之魄，一以壯玄德。一以破諸人之膽」。在第二十六回中，鍾伯敬評本總評的「去就分別，非聖人何以有此」便是出自李卓吾評本的「只去就分別，如日月中天，非聖人，何以有此」。由此可見，鍾伯敬評本的編輯參閱過李卓吾評本。

大家可能又會問：李卓吾評本及鍾伯敬評本都是明刊本，即使兩者在同一處有相同的評語，兩者的回後總評又有相通之處，為何是鍾伯敬評本的編輯參閱了李卓吾評本，而非李卓吾評本的編輯參閱了鍾伯敬評本？鍾伯敬評本其中兩回的回後總評，有反駁李卓吾評本的地方：第一處在第四回，鍾伯敬評本的總評明確反駁李卓吾評本對曹操殺呂伯奢一家的評語：「李卓吾謂孟德之過人處，真謬論哉！」第二處在第十三回，鍾伯敬評本的總評對李卓吾評本批評玄德，提出反駁：「李卓吾以似奸雄訾玄德，誤哉！」這兩處反駁李卓吾評本的回後總評，證明了鍾伯敬評本後出於李卓吾評本。

毛評本是出自李卓吾評本的，這點上文已提及，不再贅言。至於李笠翁評本，其小說的文字出自李卓吾評本，眉批卻參考自毛評本的夾批。從上文三罪內容、袁紹第一次欲殺劉備情節及辭曹書三部份文字比較可見，李笠翁評本的文字同於李卓吾評本而異於毛評本，當中以辭曹書的文字較為明顯。此外，毛評本在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有兩處較明顯的改易，李笠翁評本沒有跟從，而跟李卓吾評本一樣。第一

處改易為增插了秉燭達旦的情節(毛評本第二十五回),¹²⁷第二處改易為易漢代的「壽亭侯」為「漢壽亭侯」,並刪掉了曹操另鑄印文的情節(毛評本第二十六回)。¹²⁸

李笠翁評本有不少眉批顯然是參考了毛評本的夾批而改寫成的,僅就關羽降曹至辭曹的部份,就不下十數例,茲列十例以資證明:

回數 ¹²⁹	被批的小說文字 ¹³⁰	毛評本	李笠翁評本
二十五	卻說程昱獻計曰:「雲長有萬人之敵,……然後說之可也。」	此計亦甚善。	此計亦甚善。
二十五	遼曰:「不然,……今日弟安得不救兄?」	又將白門樓事一提。	又將往事一提。
二十五	遼曰:「玄德不知存亡,……不許驚擾。」	先言二嫂無恙,以安其心。	先安其心,亦是說法。
二十五	關公怒曰:「此言特說我也。……吾即下山迎戰。」	凜凜數語,至今讀之,鬚眉如戟。	凜凜數語,真令人稱絕。
二十五	遼曰:「兄今即死,其罪有三。」	凡說英雄人,譽之不動,責之責動;甘言卑詞,不若嚴氣正色。此極得說關公法。	凡說英雄不以正色嚴氣責之,不足以動其心。此真良策也。
二十六	玄德從容進曰:「明公只聽一面之詞,……明公何不察之?」	此時雲長尚在疑似之間,故玄德只說不是雲長以解之。	此時人在半信半疑,故玄德說不是關公解之。
二十六	玄德視其人,……乃河北名將文醜也。	文醜之意,只在報顏良之仇,更不去打聽關公消息,故卒為關公所殺也。	文醜急欲報仇,故不打聽關公虛實,卒為所殺。
二十六	紹怒曰:「皆是汝等遲緩軍心,……豈不聞『兵貴神速』乎?」	既知兵貴神速,何以前番兩次不肯速戰?	既知兵貴神速,何以前番兩次不肯速戰?

¹²⁷ 毛評本:「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其他版本沒有這情節,但周曰校刊本在關羽把曹操所賜府第一宅分兩院的情節下有一考證部份,提及關羽「執燭達旦」,並引述《通鑑斷論》對此的評語。有關「秉燭達旦」情節的源流,可參金文京:〈從「秉燭達旦」談到《三國志演義》和《通鑑綱目》的關係〉,載《三國演義叢考》,頁272-79。

¹²⁸ 《三國演義》原本的作者顯然誤以為漢壽亭侯即漢代的壽亭侯。其實,漢壽是亭名,「亭」是漢的行政單位,《漢書》:「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卷十九)見班固(32-9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742。《三國演義》原本影響了其後諸種版本,毛評本的編者有見及此,故改易有關的部份。

¹²⁹ 引述的回數按毛評本。

¹³⁰ 引述的小說文字按毛評本。

回數	被批的小說文字	毛評本	李笠翁評本
二十六	玄德曰：「備蒙大恩，……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	玄德意只重在此句。	玄德意只重在此句。
二十六	文醜曰：「劉玄德屢敗之將，……教他為後部。」	若使玄德在前，文醜不至於死。	若使玄德在前，文醜不至於死。

比較之下，毛評本與李笠翁評本的批語確有相通之處，這會否是毛評本的編者參閱了李笠翁評本，而非李笠翁評本參閱了毛評本？答案是否定的。李漁（號笠翁，1610–1680）於李笠翁評本中所寫的〈序〉明言：「余於聲山所評傳首，已僭為之序矣。復憶曩者聖嘆擬欲評定史遷《史記》為第一才子書，既而不果。余茲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誠哉第一才子書也。因再梓以公諸好古者。」「聲山」是毛綸的號，毛宗崗之父，是毛評本其中的一位編者。有李漁序的毛評本，即為醉畊堂刊刻的毛評本。

結論：《三國演義》的成書過程

本文上篇通過比較分析《義勇辭金》的故事及《三國演義》相應的部份，推論出《三國演義》成書於正統至景泰年間，並對羅貫中為《三國演義》最後寫定者這說法作出懷疑。下篇則比較不同版本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中的五處文字，得出下列結論：

第一，《三國演義》版本可分作兩個系統：一個系統為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所有，另一個系統為二十卷本及六卷本所有。兩個版本系統分別有一祖本。從上述的文字比較可見，兩個版本系統的文字雖有不同，也有相通之處，所以兩個版本系統是有關係的，兩者應是由《三國演義》原本演化出來的。正如上文所說，《三國演義》被寫成後並未立刻付梓，而是傳鈔了一段時間。兩個版本系統文字的差異應該是原本傳鈔時形成的。

第二，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的版本系統可分為兩個分支系統：一個分支系統為嘉靖壬午本及其祖本所有；另一個分支系統則為周曰校刊本、夏振宇刊本及其祖本所有。李卓吾評本是以周曰校刊本或夏振宇刊本為底本的。鍾伯敬評本、毛評本及李笠翁評本都出自李卓吾評本。換言之，幾種評本與周曰校刊本及夏振宇刊本屬同一分支系統。此外，李笠翁評本後出於毛評本，其批語是參考自毛評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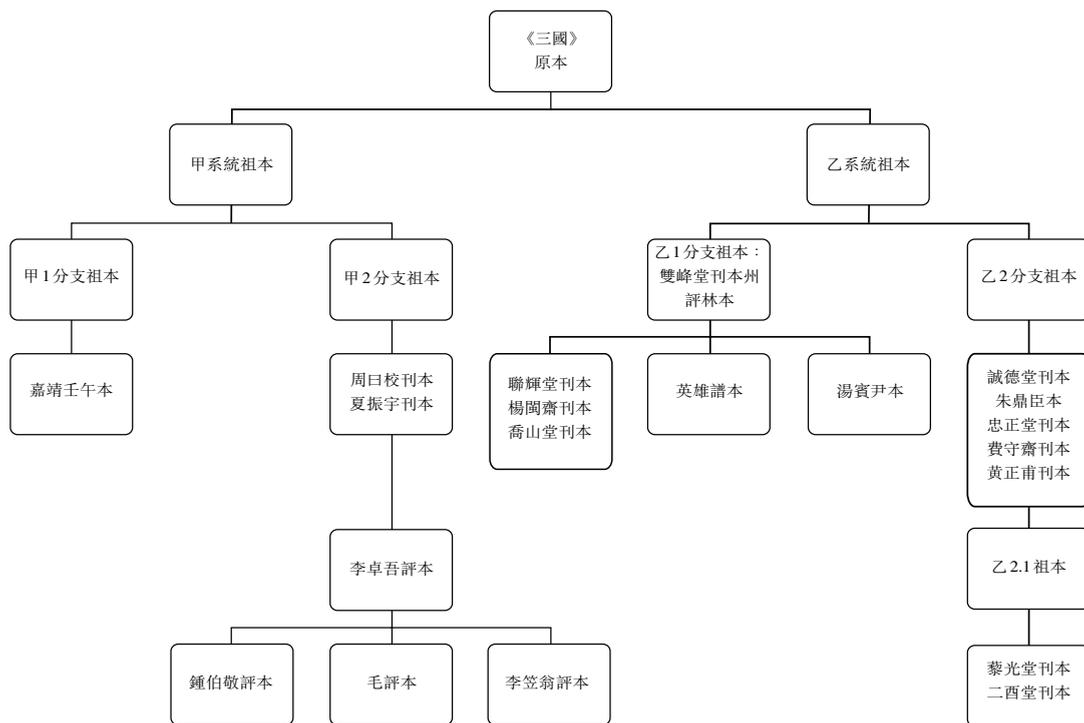
第三，二十卷本及六卷本的版本系統也可分為兩個分支系統：一個分支系統為雙峰堂刊本、評林本、聯輝堂刊本、楊閩齋刊本、喬山堂刊本、湯賓尹本及英雄譜本所有，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為它們的祖本；另一個分支系統為誠德堂刊本、朱鼎臣本、忠正堂刊本、費守齋刊本、黃正甫刊本、藜光堂刊本、二酉堂刊本及它們的祖本所有。

第四，從上述的文字比較可見，英雄譜本某些地方的文字與雙峰堂刊本等版本相同，某些地方的文字則與嘉靖壬午本及周曰校刊本等版本相同，相信其底本是一個不完整的本子。究竟這個本子與雙峰堂刊本及評林本屬同一版本系統，還是與嘉靖壬午本及周曰校刊本屬同一版本系統？按其為二十卷本，即使它可能有較多地方的文字與嘉靖壬午本及周曰校刊本等版本相同，筆者仍相信其底本應為一與雙峰堂刊本屬同一分支系統的本子，但這本子不完整的程度可能較為嚴重。

第五，湯賓尹本與雙峰堂刊本屬同一分支系統，但從上述文字的比較可見，湯賓尹本的文字改易較多，面貌與聯輝堂刊本、楊閩齋刊本及喬山堂刊本有差異。由此可以推想，湯賓尹本與聯輝堂刊本等版本雖屬同一分支系統，但與聯輝堂刊本等版本於同一分支系統下分屬兩個不同的次分支。

第六，藜光堂刊本及二酉堂刊本與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屬同一分支系統，但從上述文字的比較可見，藜光堂刊本及二酉堂刊本於某些地方同於雙峰堂刊本等版本而異於誠德堂刊本等版本。可以推想，藜光堂刊本及二酉堂刊本有一祖本，是以誠德堂刊本分支系統的其中一個本子作底本的，並參閱了雙峰堂刊本等版本。按三罪內容文字的比較來看，這底本很可能就是黃正甫刊本。

為了讓讀者更易掌握上述諸版本的關係，茲繪一演化圖如下：



為便於表示版本間的關係，上圖稱二十四卷、十二卷及一百二十回本的版本系統為甲系統，二十卷本及六卷本的版本系統為乙系統，並稱甲系統以下的兩個分支系統為甲1分支及甲2分支，乙系統以下的兩個分支系統為乙1分支及乙2分支，而黎光堂刊本及二酉堂刊本的祖本則稱為乙2.1祖本。

本文因篇幅所限，僅就關羽降曹至辭曹部份，抽取部份情節進行比較分析，推論未免欠缺全面。加上筆者識力有限，部份版本又未能得見，相信分析及結論尚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懇請讀者不吝賜正。

From Surrender to Departure: The Story of Guan Yu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Dat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art II)

(Abstract)

Li Ting Yuen

Through comparing five sections that tell the story of Guan Yu, from surrender to departure,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which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following five points: (1) The many editions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24-chapter edition, the 12-chapter editions, and the 120-chapter editions belong to the first category; the 20-chapter editions and the 6-chapter edition are members of the second category. Each category has its own archetypal edition, and both are derived from the archetypal edition of the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2) There are two sub-groups under the first category: the Jiajing renwu 嘉靖壬午 edition and its archetypal edition are of the first sub-group; the Zhou Yuexiao 周曰校 edition, the Xia Zhenyu 夏振宇 edition, and their archetypal edition are of the second sub-group. (3) The Li Zhuowu commentary edition (李卓吾評本) is derived from the Zhou Yuexiao edition and the Xia Zhenyu edition. The Zhong Bojing commentary edition (鍾伯敬評本), the Mao commentary edition (毛評本), and the Li Liweng commentary edition (李笠翁評本) are derived from the Li Zhuowu commentary edition. (4) The editions in the second category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the Shuangfeng tang 雙峰堂 edition, the *Pinglin* 評林 edition, the Lianhui tang 聯輝堂 edition, the Yang Minzhai 楊閩齋 edition, the Qiaoshan tang 喬山堂 edition, the Tang Binyi 湯賓尹 edition, and the *Yingxiongpu* 英雄譜 edition belong to first sub-group; the Chengde tang 誠德堂 edition, the Zhu Dingchen 朱鼎臣 edition, the Zhongzheng tang 忠正堂 edition, the Feishou zhai 費守齋 edition, the Huang Zhengfu 黃正甫 edition, the Liguang tang 黎光堂 edition, the Eryou tang 二酉堂 edition, and their archetypal edition are members of the second sub-group. The Shuangfeng tang edition and the *Pinglin* edition are the archetypal editions of the various editions in the first sub-group. (5) The *Yingxiongpu* edition, the Tang Binyi edition, the Lianhui tang edition, the Yang Minzhai edition, and the Qiaoshan tang edition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groups in the first sub-group of the second category. The archetypal edition of the Liguang tang edition and the Eryou tang edition are quite likely derivations from the Huang Zhengfu edition.

關鍵詞：《三國演義》 版本 版本演化 關羽

Keyword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editions, evolution of editions, Guan Yu